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农村精英人才流失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再造的路径选择

张英魁

(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摘 要: 农村自我高端人才智能的储备不足与现有精英流失,是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深入探讨乡村精英流失问题产生的原因,建构合理的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人才结构,使新农村建设主体与制度、财力与资源的配备更趋合理化和科学化,应从战略思维、制度保障、资源投入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精英流失; 传统文化; 农民工;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2-0006-05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体承担者,应当是以农民群体为核心的一种人力资源构成。其中农村精英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贺雪峰教授指出:"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类型与村庄记忆共同决定村庄性质"[1],"他们在国家政权与普通村民之间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位置,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2]。诸多学者的研究从对村庄生活具有实时参与性的村内精英,到近三十年来随着民工潮大量流失的农村精英,多方面的探讨已在指向农村精英流失问题之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农民自身对于农村资源的流失也十分焦虑①。立足于对乡村精英价值的充分认知,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审视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可以发现,农村精英流失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差异、乡村自我价值实现困境以及现代教育模式的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均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本文尝试对农村精英流失现象及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促进农村精英人才回流的相应对策,以期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建言。

一、民工潮之下的乡村精英人才流失: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

我国的民工潮是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股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农村人口流动,无论参与到工业生产还是第三产业中的农民工,都是在农村具有竞争力,拥有超越一般农村劳动力的智力、体力与技能的优势群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民工潮实质上是优势农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也即是说,农村精英外流是民工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流精英则更有可能因其在城市职业的固定化而产生从农村流失的现象。

勿容置疑,正常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的发展、第三产业与服务业的推动、农村自我资金积累均具有巨大的推动力。但从新农村建设的人力资源角度来看,现在农村较难吸引流出的优势人员回流,农村成为无竞争力人员的驻留地,在一些农村地区,农业成为无力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人口不得已的选择;农村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

收稿日期:2008-03-1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07JDB008)

作者简介:张英魁(1972—),男,辽宁朝阳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与实践、公共政策等.

① 在调查中,曾有村民向记者说,目前,农村正经历着资源、资本、精英大流失——土地流向城市,存款流向工业,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正在"大流血"。如何为农村"止血",并及时地为农村"输血",成了大部分村民及基层干部的心声。参见邬恩波、魏涛等:《新农民:新农村建设生力军》,《长沙晚报》,2006-2-15。

其中中老年人与孩子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人口，强壮劳动力涌向了城市，只有在特定的农忙时期才会返家从事农业生产。而且，一旦有条件或机会，流失群体便会摆脱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流动劳动力群体的最佳选择。

有学者把农村精英流失归纳为两个阶段：其一为“隐性流失”，指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固定体制之下的城市吸纳农村精英；二为“显性流失”，是指改革开放之后历经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选择，借助于价格和竞争机制使农村精英流向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因其对土地与家乡的依恋心理，及其种种社会伦理关系的约束，“离土离乡”的外流人员呈现出临时性和阶段性的特点，这种临时性外流人员回乡时，确实从务工经商过程中，获得了资金，更新了观念，学习了技术，给家乡建设带来了不少生机与活力。但伴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能力增强，城市的容纳接受力提升，随即出现了单向度流动的趋势，乡村建设最紧迫需求的资金、人才、知识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致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①。

农村精英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不均衡。这种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土地附加值过低，导致诸如农业产业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物质文化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农业中的劳动价值与其他行业的劳动价值产生相当大的差距，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创造的劳动附加值远远低于城市中所从事行业的最低水平。农业与其它产业的巨大差距，使外出打工农民工资远远高于留守农民的平均收入。总体上看，经济利益驱动与乡村精英自我实现的双重困境，加速了乡村有能力者群体的流失。

二、后续乡村精英贮备匮乏：教育体制的资源分配导向

在很多农村精英被城市吸引流失之后，后续精英如何生成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后续精英人才贮备不足，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3]。而中国的教育体制的资源分配功能，使农村智能成长的未来指向城市，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国乡村精英产生的基础。这使得不断流失的精英群体产生先天的营养不良。从教育的内容来看，应试教育造成乡村青年学子的不适应症。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在的教育还是一种应试教育，对在校学生缺乏应有的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普遍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知识方面的教育，农村青年学校毕业后，没有务农的知识，更不愿意从事相对繁重辛苦的农业劳动，大都选择了直接外出务工或经商。不少村民表示，他们的子女已根本不会种田，以后也不会选择在土地上谋生”[4]。

通过应试的胜出者，同样也造成乡村青年学生脱离农村的后果。中国教育体系所完成的对中国农村智力的转移，突出表现在：由农村支付农村青年学子的教育成本，而最终由城市享受教育成果。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承担了转移农村青年智力的功能，是由其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纵观历史，世界各国大中小学校教育都经历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发展过程，既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当社会发展到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时，大众教育和英才教育便成为大众教育阶段同一个教育体系中的两种教育类型。大众教育是面向大多数资质一般学生而实施的，精英教育是面向少数具有极佳天赋和潜质的学生。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亦经由典型的精英教育逐渐转向大众教育，但无论高等教育的精英化抑或大众化，其主要出口都面向城市，农村成为高等教育成果享受的边缘地区，即使专业为农业或与农业相关，其职业选择也偏向于城市。从 2006 年上海市所做的一份大学生就业取向调查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就业的第一选择是上海，占到 86.2%，而非上海生源的大学生也有 75.2% 希望留在上海工作，经济落后、薪金水平低的中西部成为了大学生们不得已的选择，仅仅占到 1.2%[5]。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青年学生一旦在城市里接受了新的知识和价值观念，跻身于城市上流社会，就不再愿意回到农村，甚至与农村在感情上、观念上格格不入。久而久之，农村精英的大规模流失造成中国乡村精英品质的弱化，一些边缘强势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6]。

这种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功能有着深层的内在原因。中国大部分大学是高度科学化的，作为精英的大学毕业生几乎仅适合于在现代高度分工的部门就业[7]，城市产业所造就的职业体系正体现着这种高度的现代分工。城市

---

① 所谓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是指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参见徐勇的《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3)。

经济结构与高校专业设置的同质性与相似性,使城市拥有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青年学子自我人生的价值定位,也趋向于选择城市作为未来事业的基点;城市的生活方式与待遇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跳出农门成了农村人的一种不可抹杀的心理特征,从而也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观选择。从一种奋斗理想具体化为一种地域转移的目标,究其实质,便是由一种农村的生活方式转向现代的生活方式、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由一种文化背景转向另一种文化域。经由此过程,农村青年精英最终多数都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准居民。尽管也有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进入农村创业,但这些农村一般而言经济比较发达,所涉及的人数与地区也并不多。

多年以来,庞大的高智力强能力的群体借助于教育转化的通路,通过自我奋斗脱离乡村,而脱离乡村无疑成为农民的一种奋斗目标。这一过程,几乎可以视为是以农村为起点向城市方向的单向度的流动。农村在为城市输送着经由这个社会标准选择的精英人才,农村却承担着培养人才的成本,使教育资金与智力二者合一,为城市做着持续贡献;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市低微职业普遍优于乡村农业的相关职业待遇,造就了民工潮,民工潮中把乡村社会培育的现实精英二次向城市转移,二者合流,从而源源不断地为城市输送着劳动力与智力。无论从哪种流动上看,农村人力资源经由城市的汲取吸收,已经出现缺失,这种缺乏不但是量的缺乏,还有质的不足。

三、城乡生活方式之差异:农村精英持续流失的内在推力

学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文化精英群体,他们秉承儒家传统文化中仁德教育,强调孝道与家道,承担着儒家传统文化在农村地区的传承与发扬的功能,这一群体包括农村家族的族长或权威人士、农村中的地产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中国,城乡之间并无太大差异。个中原因,似乎并不仅仅由于中国是个农业社会,而是因为,秉持儒家文化信念的精英——士绅——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这些精英群体进城为庙堂之上的大夫,回乡则为乡村士绅。进城及出外游历之时,士大夫们相互切磋砥砺,塑造着主流的人文话语及主流的道德动向;回到乡村,他们则把这些知识与道德适用于乡里,从而提振乡村的人文道德[7]。虽然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落后和不发达使得它所具备的资源只能支撑起一个数量较少的精英群体,这样一个数量较少的群体却几乎参与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各项公共工程的建设到日常纠纷的处理到村民自治选举的进行乃至红白喜事等等无不能见到乡村精英的身影[8]。在传统中国,农村中这一精英群体是传统农村发展的引导者,也是农村社会生活习俗风尚的维护者,对农村生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上的乡村精英——士绅群体开始大规模离村迁居城市,正是由于19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化、城市化,最终导致中国精英双向自由流动机制的损毁。伴随着城市与农村地区产业分布的差异性,城市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农村在生活方式上仍然没有本质性改变。这种产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性,无疑解体了原有农村的精英阶层,城市生活成为农村生活的超越所在,农村生活成为城市生活的基础层次。乡村精英在流入城市之后一去不复返,而农村村民也很少人有理想要成为乡村政治精英,人们首要的机会选择是做城市人而非农村的精英人。这样一来,一些乡村的管理者当然趋向劣质化[7]。同样的,乡村政治精英的个人素质和魅力也大大下降,再加上缺乏建立权力关系的资源和手段,没有乡村经济精英的支持和参与,政治精英们根本无法完成村庄的建设性功能(比如水利建设、修桥铺路、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工程)和保护性功能[8]。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精英群体的消失,削弱了农村发展的重要伦理基础,而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群体消失之后,新农村精英在担负再造农村道德伦理的重担时,其教化的内容与城市的道德伦理体系并无差别。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出使村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碰撞的迹象不断出现,看得出传统虽然还活着,但是过去的风俗和信仰已经四面楚歌。”[9]在城乡受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以相同的伦理道德体系来塑造公民人格,其成效无疑会受到农民的教育水平的限制。传统道德伦理伴随着传统精英团体的消失而逐渐解体,新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低效造成了农村社会中文化体系、伦理道德思想与公民人格的盲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自我拥有伦理道德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塑造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合格人才。

如上所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问题,其中乡村精英流失问题最为严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智力、文化力向城市转移之后,自身劳动力结构、智能储备与文化力再造三个方面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要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人力资源困境,并有针对性地对这一核心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重构农村人力资源。

四、新农村建设中精英群体再造的路径选择

要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力资源问题，必须要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人力资源成本投入、农村自我人才培养与吸引机制等方面努力。

首先，建立“大学—农村”社区。深化大学办学模式改革，改变高等教育运行模式，把大学城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建立“大学—农村”社区，这是高等教育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重点。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除了树立和营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观念与社会氛围之外，还应该把大学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二者结合起来，以在农村建立分校区与研究实习基地为主要措施，使知识聚集区与农村结合起来。高校是传播知识、塑造人格、培养技能的主要场所，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当高校立足于新农村，树立农业发展思维，充分考虑高新知识技术与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从生产、生活等各方面为农村增加知识思维与现代意识，调整教育导向，引领人才分配，把“过滤器”变成“导流器”[10]，高等教育才能够一方面为农村输入各种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具有现代科技水平和思想观念的新型农民。这样也就把外力输入与内部人力再造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整合社会力量，改变农村人才建设的投入方式与机制。解决城乡二元分裂或农村衰败的问题，增强农村人才培养与吸引力，根本上有待于工业反哺农业，有待于缩小乃至最后消灭不合理的工农业及城乡之间的剪刀差。不过，从更深层的原因看，可能还有待于制度设计的调整与重建，有待于农村社会阶层与结构的重新组合[11]。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最主要的方法是建构专门的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源再造机构，制定相应制度，把招人才与招商同等对待。另外，国家应该努力增加农村教育投资，改善农村教育结构，把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与在地文化培育、乡村伦理体系建构结合起来。除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还应在各层次农村村民的职业能力培养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还应在基础教育中渗透农业技能教育，应当成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特点。通过劳动技术课，把一般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农村的生产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为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培养知识型、技能型的后备力量。

第三，探索建立农村自我人力资源塑造与畅通的精英回流机制。要真正促成外出精英的回流，显然要从增加农村引力和加大外界推力两方面着手，即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村自身吸引力的同时，通过各种政策、制度的创新来适当加大推力[12]。具体来说，为推动农村智力回流，我们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找准专业对口大学生城市就业难的切入点，以政府为主导，增加智力回流的“吸引力”。现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这是农村人力资源重构的契机，中国受过高等教育人才的过盛可以说是“城市相对过盛”，农村吸引人才可以通过“提高待遇与实现价值”二者结合的模式，寻求适应自我农村地区的吸引人才模式。由于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再加上农村、城市二元结构带来的制度问题，完全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来吸引智力回流还很不现实，所以必须实现政府主动出击，以事业吸引人，以自我价值实现打动人，以待遇稳定人。这样才有利于克服人员流动过程中的无序、盲目等问题。在实现大幅度缩小城乡差别，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变得成熟之前，智力回流过程中的政府主导力尚不宜弱化。

二是以“乡情扩散”模式吸引智力回流。吸引智力回流，一方面，应着重利用乡情纽带联结的智力网络。应常与精英老乡保持常规性交流，获取相应信息，邀请他们定期回乡；另一方面，为农村高层次人才从业做好多方准备。要“引凤”就要“筑巢”，要推动中国农村智力回流工作向深度发展，就要采取多元化的“筑巢”方式，满足回流智力的多样化需求。不仅要加强刚性智力的引进，也要以灵活的方式吸引柔性智力、虚拟智力的回流。阻止城市精英特别是那些退休公务员、知识分子返回故里的最大困难在于制度安排，现行的土地制度使那些即便想回到故乡的人也不可能。因此，正如费孝通在相关研究中所提示的那样，要想那些城市退休人员回到故乡发挥余热，那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中的土地问题[11]，当然也包括财产问题、权利保障与社会保障问题。

三是建构“乡村精英广泛参政议政”的农村治理模式。基层农村政府的管理要实现民主管理，突出智力在农村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要强化以人为本，从“人为组织服务”转变成“组织为人服务”。要推动智力回流，就需要全面改造目前层次多、官僚作风突出的县乡体制，建立“扁平化”的县乡组织，为回流智力提供系统与全方面的支持与服务。在转化乡镇政府职能的同时，相应地强化农民组织，完善村民自治，充分发挥回流人才的参政议政，使之积极参与本地农村发展计划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号召与引领作用[12]。

综上所论，农村人力资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动力之源，也是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只有认清农村人力资源存在的问题，把握症结所成，在此基础上重构农村的人力资源结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够得

以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 社会科学辑刊, 2000,(4):32.

[2] 贺雪峰. 论社会关联与乡村治理[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3):61.

[3] 史雪莲. 对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学考察[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4] 包西祥. 乡村人才"空心化"问题浅析[N/OL]. (2008-01-28). http://www.sdxm.gov.cn/art/2008/1/28/art_4688_71157.html.

[5] 汪歙萍,等. 上海大学生就业取向调查及对策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2005,(4):28.

[6] 于建嵘. 民主制度与中国乡土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变迁的实证性评价[G]//中国农村研究(2001年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1.

[7] 秋 风. 使乡村再文明化[N]. 21世纪经济报道,2007-7-2(3).

[8] 姚 俊. 苏南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的原因及其对原居村庄的影响[J/OL]. (2007-3-1).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 itemid-4727/page-1.html.

[9] 任 敏. 流出精英与农村发展[J], 青年研究, 2003,(4):9.

[10] 刘成文,张英魁. 破解新农村建设中的人才流失难题刍议——以ERG理论为视角[J]. 江西农业大学(社科版),2008,(1):24.

[11] 马 勇. 先人的学术资源——兼谈《中国绅士》译文中的问题[N]. 中华读书报,2006-11-5(4).

[12] 张英魁,等. 重视乡村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N]. 光明日报,2008-01-26(8).

Rural Brain Drain & the Path choice of Human Resources

ZHANG Ying-kui

(*College of Politics & Social Develop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The high-end talented person reserve deficiency and the rural brain drain is considered as the bottleneck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kes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and makes suggestions that strategic thoughts, system safeguard, resources invest ment, just to mention a few, shoud be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e constructing of new,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structure of talented person, thus, the system,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other resources will match the main body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a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manner.

Key Words: socialism new rural construction; brain drain; traditional culture; peasant laborer; modernization